

葉笛特輯

吮飲強烈的生命之光

《創世紀》編輯部

資深詩人葉笛（1931—），與《創世紀》結緣甚早，草創初期，他曾發表〈幻覺的癡性〉等多首抒情詩，11 期擴版後，他則精心譯介法國、日本詩人的名作，近四年他又全力追尋台灣早期詩人資料，逐期撰寫從楊華到吳坤煌等十多家專論，這些篇章對有志撰寫《台灣現代詩史》的學者，一定大有裨益。

本期策劃的「葉笛特輯」，除收錄生平資料與詩作外，並特邀李瑞騰、趙天儀、莫渝、楊宗翰四家，分自不同角度，就葉笛的詩作、評論、翻譯進行中肯客觀綜合的探討。我們確信，這個特輯，祇是為他的研究燃放一次小小的煙火，盼今後真正有志評論葉笛的學者，不久一定會交出十分亮麗奪目的成績單。

我們預祝葉笛勇敢地戰勝病痛，深深「吮飲強烈的生命之光」。（葉笛早期詩句）



2003年葉笛在「台北浩然基金會」與下村作次郎對談〈日本的社會與文化〉時專注寫筆記的神情。
（下村作次郎教授攝）

2006年3月



葉笛詩集

葉笛小傳

詩人葉笛，本名葉寄民，世居台南灣裡，一九三一年出生於屏東。小學就讀於屏東師範附屬小學，畢業後放棄保送屏東中學，考高雄工業學校未果，考入屏東師範附小高等科。一九四四年美軍空襲頻繁，舉家遷回故鄉灣裡，轉學入台南師範附小高等科。一九四六年，考入台南一中初中部，初遇歷史老師王育德，王育德中文、台語、日語都流利得驚人，帶領高中部學生的戲劇活動更令人大開眼界，因此他二二八事變後亡命日本的事蹟也令少年葉笛印象深刻。初二下，他已經開始嘗試寫作，散文〈南海輓歌〉是悼念亡兄之作，發表於《中學生》雜誌，初三向《自由青年》投新詩〈路〉，〈路〉後收於《紫色的歌》。一九四九年入台南師範學校普通科，在校認識低一年級的郭楓，有了志趣相投的寫作伙伴，寫作更勤。師範畢業開始任教後，與張默、痖弦、洛夫相識，也開始於《創世紀》詩刊發表作品。一九五四年處女詩集《紫色的歌》由嘉義青年圖書公司出版，為戰後第一本中文詩集。隔年，與郭楓創辦《新地》文藝月刊，共發行七、八期，目前可見者只有第一卷一期、三期。

一九五六年入伍，部隊本在嘉義東石，在此初識未來妻子邱桂春女士，感情還未及展開就被調至金門，投入「八二三砲戰」的烽火之中。《火與海》詩集即是刻畫這段血光與火光交織的歲月。退伍後，任教於台南市安南區海東國小，娶得美人歸，在此生下一對兒女葵葵與軒宏，同時加入《笠》詩刊，寫詩、散文之外也翻譯日文詩論及小說，如《超現實主義宣言》及芥川龍之介小說選集《羅生門》等。

一九六九年到一九九三年前後二十五年間旅居日本，日本文學博士課程修畢後於大學任教，其間與同好者共創「台灣學術研究會」，譯介日文台灣研究，致力於台日間的文化交流。一九九三年東裝返台，台灣文學研究已然有風起雲湧之勢，葉笛在此時以其深厚的日文學養和使命，義不容辭地加入了許多前輩作家的全集翻譯工作，在許多人心目中，他是翻譯日治時代台灣文學史料的不二人選，不過，他也因此將自己的兩部詩史著述計畫不斷地延後。歸根故鄉台南，成大



的學子受惠最多，他在一九九六年獲頒第二屆府城文學獎特殊貢獻獎，老友林瑞明撰文題曰「老葉托新芽」，將他為台灣文學研究親傳火種的奉獻作了最貼切的譬喻。

二〇〇五年八月，得知罹患胃癌，立即進行化學治療，數月以來文壇故舊、昔日袍澤探訪不絕，葉笛談笑風生、開朗如故，「不把自己當病人」是他的原則。目前葉笛仍日日翻譯寫作、審定舊稿，近日已將鮎川信夫《何謂現代詩》全書譯畢，並輯自己未刊詩作為《失落的時間》一冊，手稿捐贈國家台灣文學館。

葉笛寫作年表

一九三一年九月二十一日於屏東市出生。

一九三八年入學屏東師範附屬小學。

一九四四年小學畢業，放棄保送屏東中學，考高雄工業學校未考上，考入屏東師範附小高等科，

美軍空襲屏東，疏散搬回故鄉台南市灣裡，轉學入台南師範附小高等科。

一九四六年台南一中初中部，於初二下向《中學生》雜誌投散文稿〈南海晚歌〉，初三向《自由青年》投新詩〈路〉。

一九四九年考入台南師範學校普通科。向《野風》、《半月文藝》、《綠洲》等雜誌投稿，在校認識低我一年級的郭楓。

一九五二年台南師範畢業，服務於雲林縣元長鄉元長國小。不久與張默、痲弦、洛夫認識，稍後於《創世紀》詩刊發表作品。

一九五四年認識嘉義的郭良蕙，九月由嘉義青年圖書公司出版詩集《紫色的歌》。

一九五五年調屏東市前進國小，與郭楓創辦《新地》文藝月刊。

一九五六年九月二十三日出伍，一九五八年十二月二日以陸軍一兵階級退伍。

一九五九年調台南市安南區海東國小。自《笠》詩刊第七期成為同仁，寫詩，翻譯詩論，如《超現實主義宣言》等系列。同時，也於《筆匯》文藝刊物發表作品及翻譯，如散文〈浮世繪〉系列。

一九六九年九月大葉書店出版石原慎太郎小說選集《太陽的季節》，十月由台北仙人掌出版芥川



龍之介小說選集《羅生門》、《河童》、《地獄門》等，同年底赴日。

一九七〇年四月插班日本大東文化大學日文系二年級。

一九七三年四月入學國立東京教育大學日本文學研究所碩士班。翌年四月六日於該研究所發表日

文論文〈魯迅兄弟與日本作家武者小路實篤〉。

一九七五年四月入東京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中國哲學科為研究生專研近代思想兩年。

一九七七年四月入大東文化大學日本文學研究所博士課程。

一九八〇年三月博士課程畢業，同年五月十六日起任教於跡見學園女子大學，十一月十四日於第

四屆國際日本文學研究集會發表論文〈日本新體詩抄與中國白話詩運動的比較〉。

一九八一年四月兼任專修大學。

一九八三年四月兼任聖德學園短期大學，擔任比較文學。

一九八七年十二月由台北新地出版社出版翻譯《中原中也論》。

一九九〇年三月出版《火和海》。四月任教國立東京學藝大學。

一九九三年四月束裝歸台，七月由自立晚報文化部出版合著《尋找台灣新座標》。

一九九五年四月由台南市立文化中心出版評論集《台灣文學巡禮》，翻譯《水蔭萍作品集》——

楊熾昌。

一九九六年六月得第二屆府城文學特殊貢獻獎。

一九九七年一月葉笛、鄭清文、涂翠花合譯，岡崎郁子著《台灣文學——異端的系譜》前衛出

版。三月，台南縣立文化中心出版翻譯《吳新榮選集卷一「震瀛詩集」》、「亡妻

記」。

一九九八年十二月得台南師範學院第十一屆傑出校友獎。

二〇〇一年八月桂冠圖書公司將袖珍本《羅生門》、《河童》、《地獄門》改為大版本出版。十

一月，擔任國立成功大學駐校作家。

二〇〇二年十二月由台北縣文化局出版翻譯《北京銘——江文也詩集》。

二〇〇三年十月由國立台灣文學館出版《台灣早期現代詩人論》。十一月，散文《浮世繪》由春

暉出版社出版。

二〇〇四年十月底得《創世紀》詩社五十週年「榮譽詩獎」。

二〇〇五年獲得《巫永福評論獎》。



文訊雜誌社編

葉笛評論篇目

葉笛（一九三一—）詩人、評論家。本名葉奇民。臺灣臺南人。

生平資料篇目

自述

- 葉笛 《火和海》序 火和海 臺北 笠詩刊社 一九九〇年三月
 葉笛 《臺灣文學巡禮》自序 臺灣文學巡禮 臺南 臺南市立文化中心 一九九五年四月
 葉笛 《臺灣早期現代詩人論》前記 臺灣早期現代詩人論 高雄 春暉出版社 二〇〇三年十月
 葉笛 《浮世繪》代序 浮世繪 高雄 春暉出版社 二〇〇三年十一月
 葉笛 《浮世繪》後記 浮世繪 高雄 春暉出版社 二〇〇三年十一月
 葉笛 口述，林德政採撰 走過一甲子的文學路——家世與故鄉 臺灣日報 二〇〇五年十一月三、四日

他述

- 鍾肇政 葉笛小傳 本省籍作家作品選集——新詩集 臺北文壇社 一九六五年
 趙天儀 《美麗島詩集》 葉笛詩歷、詩觀 台北 笠詩刊社 一九七九年六月
 張默 現代詩壇鉤沉錄（葉笛部分） 文訊雜誌 第二十五期 一九八六年八月
 張默 人在東瀛，心繫寶島——側寫葉笛 文訊雜誌 第六十二期 一九九〇年十二月
 王晉民 葉笛小傳 臺灣文學家辭典 廣西 廣西教育出版社 一九九一年七月
 趙天儀等 葉笛小傳 混聲合唱——笠詩選 高雄 春暉出版社 一九九二年九月
 古繼堂 葉笛小傳 臺灣港澳暨海外華文新詩辭典 瀋陽 瀋陽出版社 一九九四年五月
 莫渝 笠下的一群——葉笛 笠 第一九七期 一九九七年二月
 萱 葉笛投身翻譯書堆中 文訊雜誌 第一三八期 一九九七年四月
 張默 回首葉笛的詩學之旅 臺灣現代詩概觀 臺北 爾雅出版社 一九九七年五月
 舒蘭 五〇年代詩人詩作——葉笛 中國新詩史話（三） 臺北 渤海堂文化公司 一九九八年十月
 郭楓 葉笛是一首絕句 臺灣時報 二〇〇〇年十月二日
 張默 葉笛小傳 向歲月致敬——台灣前輩詩人攝影集（陳文發） 台北市文化局 二〇〇一年九月



王景山 葉笛 臺港澳暨海外華文作家辭典 北京 人民文學出版社 二〇〇三年七月
 蔡依伶 家在臺南，葉笛 印刻文學生活誌 第一卷第四期 二〇〇四年十二月
 莫 渝 葉綠素的笛音（論葉笛） 漫漫隨筆集 苗栗 苗栗縣文化局 二〇〇五年四月
 葉瓊霞 自然的靈魂在歌唱（側寫葉笛） 台灣文學館通訊第十期 二〇〇六年一月
 訪談、對談其他

作品評論篇目

綜論

許達然 論葉笛的散文 文學臺灣 第四十八期 二〇〇三年十月
 許達然 論葉笛的散文（序） 浮世繪 高雄 春暉出版社 二〇〇三年十一月
 分論
 詩集

《紫色的歌》

張 默 《紫色的歌》讀後 創世紀 第三期 一九五五年六月

《火和海》

蔡榮勇 都聽得見你的呼吸（葉笛《火與海》） 笠 第一八〇期 一九九四年四月

陳千武 詩人印象——葉笛《火與海》 臺灣新詩論集 高雄 春暉出版社 一九九七年四月

林亨泰著：林巾力譯 現代詩的光芒——葉笛的《火和海》 笠 第二二七期 二〇〇二年二月

單篇作品

莫 渝 葉笛《秋》 笠下的一群——笠詩人作品選讀 臺北 河童出版社 一九九九年六月

李若鶯 導讀葉笛《向日葵》 鹽分地帶文學 第一期 二〇〇二年十二月

張 默 葉笛《這個世界》等四詩小評 現代百家詩選 台北 爾雅出版社 二〇〇三年十一月第二印

林瑞明 賞析《火和海》等四詩 現代詩卷二（國民文選） 臺北 玉山社 二〇〇五年二月

作品評論目錄、索引

笠詩社 葉笛 笠詩社同仁著譯書目集 臺北 笠詩社 一九九七年八月





70年代初，葉笛於日本上野公園「西洋現代美術館」前庭羅丹〈沉思者〉雕像前留影。

葉笛生活照片

葉蓁蓁提供

(十幀)



葉笛與邱桂春談情。
(1960 年攝)





葉笛與邱桂春伉儷情深。(2005年3月24日攝)

葉笛伉儷與養子(左)、軒宏(右)合影。
一九六四年攝



2006年3月





葉笛伉儷與兒子葉軒宏（左1）及女婿陳堯山（右2）、
女兒葉蓁蓁（右1）。1987年攝。



葉笛伉儷與兒、媳、孫子合影（二〇〇五年八月）



葉笛伉儷與女兒慕秦、
外孫等合影
(二〇〇三年中秋節)



葉笛伉儷與家人親友於台南總理餐廳小聚。
前排左1吳慶安，右2蔡春發。
(二〇〇五年八月)



2006年3月





九〇年代中葉笛暢遊美國大峽谷。



葉笛（左）與日本詩人關根弘，一九八八年三月二十五日在東京新宿對談「超現實主義在詩方法上的應用」。



葉笛詩作五首

詩人

猛然

攫住時間

把它一口吞下去

俄頃

一片湛湛的蔚蔚

一片顫顫的光波

溢滿他心胸

詩人浮沉於「時間」的空茫裡
浮沉與「美」與「醜」之間

雲海

倏然 午夜醒來
彷彿聽見失落的

春天的聲音……

看見流盡熱血的夏天

一枚紅葉 飄

落在我額頭上

冬天已然

鑽進我茫然的心海

墜落——

我在「時間」的空漠漠的

雲海間

——一九九〇、十、十五 東京

微笑

他底微笑靜謐溫聲
和祥而又靦腆

人們卻認為他有點痴呆
嗤之以鼻

唉 如今世上
最接近上帝的人
被視之為痴憨

難怪連上帝



也瘋狂……

——一九九二、四、十九 黃昏

謎

你是誰？

來自何處？

將往何處去？（註：畫家高更說的話）

黝黑的夜天上

一瞬消失的那流星

為什麼向我微笑？

難道我生自那流星？

那流星是我的座標

我生命的軌跡？

沉默的夜天

無數的星子們

閃爍著謎之光

——一九九八年十月二十五日

塞納河畔

淡褐的流水

映照著四月啞默的雲天

流水悠悠

遊船駛來又駛去

騷動的波浪啾啾地響

流著流著塞納河在流著

見證過英法百年戰爭

路易一世大力興建羅孚宮

路易十四構築凡爾賽宮

巴黎成為瑰麗的花之都

巴士底監獄

燃起一七八九年大革命

巴黎的大街小巷響遍馬塞進行曲

花都在革命的烈火下

在穀艸 在燃燒

路易十六和瑪麗皇后的頭顱

在斷頭台上祭奠了渴血的花都

革命十年後

拿破崙又讓巴黎成為歐洲的首都

沉默的塞納河

上演過熱火朝天的歷史劇

站在亞歷山大橋上

傾靜流水的唏噓

太陽的餘暉閃爍在河面上

仿如波特萊爾含愁的眼光

——一九九六、四、四 凌晨於巴黎旅次



李瑞騰

葉笛論

一九九四年底，《文訊》雜誌積極籌備於次年春天舉辦大規模的「台灣現代詩史研討會」，我們輾轉得知長期旅日的學者詩人葉笛先生已於去年返台定居故鄉台南，於是冒昧向他約稿，希望他討論日據時代的「風車詩社」。

我們很快收到他的論文〈日據時代台灣詩壇的超現實主義運動——風車詩社的詩運動〉。這篇論文分三節：一是前言，提出日據時代台灣新文學運動的大背景，特別是在詩文類上，寫實主義理所當然是主潮，因此「異軍突起，惹起不少不同的評價」的「超現實主義者」楊熾昌（水蔭萍），就顯得特殊而深具探討之價值了。二是「超現實主義理論的淵源、播遷及其影響」，先談超現實主義在法國之興起，重要的還在它「在日本」及「在台灣詩壇上」，後者當然就是楊熾昌及其主導的風車詩社。第三節是「風車詩社的作品及其風貌」，只論楊熾昌的作品。

對於台灣新詩發展史來說，這是一篇足以補闕的重要論文。葉笛先生熟悉日本文壇及文學思潮，對於台日文學關係有很具體的掌握，回看台灣文學史事，自然能夠觀瀾索源。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他從最原始的日文文獻下手，而且自己翻譯詩作，後來發現，葉先生之所論述，只要有日文資料，他一定自己翻譯。這形成一種特色，也是他對於台灣文學史再建構工程一項極大的貢獻。

我在研討會的現場第一次見到葉笛先生，他的溫厚儒雅讓我印象深刻，遺憾沒能多向他請益。往後幾次的會面，也一樣是在聚會的場所，打個招呼而已。二〇〇四年十月，笠詩社假台南國家台灣文學館舉辦成立四十週年的國際學術研討會，我應邀評論他的大作〈論《笠》前行代的



詩人們》，這篇具有集團性及世代性的詩史專論，寫來舉重若輕，葉先生也是從背景談起，把《笠》前行代詩人（巫永福、吳瀛濤、詹冰、陳秀喜、陳千武、林亨泰、杜潘芳格、錦連）擺進去，合論再分論，最後再續談銜接前行代的二位詩人（黃騰輝和李魁賢）。

葉先生這裡所謂「前行代」，是以詩人年齡立論，而不是詩社史觀點，我認為尚有討論空間；而所謂「銜接者」，指的是相對比較年輕的詩人，本篇未能論及者尚多。對於我的提問，葉先生委婉回應中自有堅持，其中涉及寫作方式和論述策略，可以理解；我對於他簡單幾筆即能彰顯個別詩人特色，覺得是一種卓越的讀詩能力，想必和他長期的詩經驗有關。

我尚未讀到他於一九九五年出版的《台灣文學巡禮》（台南市立文化中心），但二〇〇三年的《台灣早期現代詩人論》（國家台灣文學館）卻已仔細拜讀。像這樣的專著，是寫斷代詩史的預備作業，包含原始文獻的蒐尋、翻譯與詩作之解讀，非常費力，但葉笛先生「心中一直渴望著探索日據時代台灣現代詩的來龍去脈」（〈前記〉，頁二），因此而不畏煩瑣，比起大陸某些台灣文學研究者，用二手資料就寫起詩史，不啻天壤之別。

本書除張我軍一篇，其餘十一篇皆發表於張默先生主編的《創世紀》（賴和、王白淵、陳奇雲、楊雲萍、楊華、吳新榮、水蔭萍、郭水潭、江文也、巫永福、林修二），其中陳奇雲、江文也、林修二三篇，也許是比較少見相關的討論，特別覺得有價值。大體來說，這裡面有日據時代的歷史及詩史概況，有詩人的出身背景及其與時代的對應關係，有詩人寫詩歷程及其特色。其所引述，頗多中日文對照，則本書之史料價值，不容忽視。

更特別的是，本書各篇之後皆錄有一首專為詩人寫的詩。這十二首「致詩人」詩，也可以視為「論詩詩」（如杜甫〈論詩絕句〉及其後以此為名的作品）或「志人詩」（一部分的「詠史詩」、「贈答詩」），它建立在對於詩人的深刻理解上（這是「接受」），抓重點（這是「選擇」）去呈現（這是「寫作」），非精於詩藝者，寫不好這樣的作品。

葉笛先生是詩人，遠在一九五四年便已出版《紫色的歌》（嘉義青年圖書公司）。最近陳鴻森教授告知葉先生自己手上無該本詩集，我從張默先生贈書中找出，複製乙冊以贈，乃利用機會讀了一遍。

總的來說，青年葉笛素樸的筆觸傳達出飽滿的情感，他一方面面向自然，「吮飲強烈的生命之光，／呼吸鮮新的大地之氣，」（〈孩子與野花〉，頁十九）；一方面熱情呼喚愛情，「從你那盈溢光輝的微笑裡，／我感悟了青春和生命的意義！」（〈你可曾知道！姑娘〉，頁五）。他





2005年12月22日
葉笛攝於台南建平七街
(女兒葉蓁蓁寓所)

時而高唱「牧歌」，時而告訴我們，他「徬徨」、「孤獨」、「寂寞」，他渴望「愛」！他的朋友郭楓說，這些作品「該被珍惜和熱愛」，因為：

它吸吮著感情的乳汁而從豐厚的泥土所生長，

它閃爍著誠摯和動人的真實，

它由自然取得了一分美，光澤和顏色。（〈關於紫色的歌〉，《紫色的歌》頁一）

翻譯和評論掩蓋了葉笛在創作上的光彩，一九九〇年，他出版了第二本詩集《火和海》（台北，笠詩社），戰爭與死亡意象交相疊映，蘊含明顯的反戰思想；二〇〇三年，出版了第一本散文集《浮世繪》，「反諷更批判庸俗、虛妄、冷酷，講理性卻不講理的現代社會」（許達然〈論葉笛的散文〉，本書序，頁二十四），都沒有引起文壇太多的注目。其實，像葉笛這樣一位作家，出身台灣、長年旅日，然後回歸鄉里的背景，教研與創作並存的資歷，其豐富的文學內涵，值得我們深挖細探，特別是值此台灣文學研究亟待深化之際，我們不能只享受他譯述之成果，對他進行更多方面的理解，是我輩責無旁貸之事。



趙天儀

葉笛詩作賞析

——從現實出發到現代性的追求

一、葉笛小傳（一九三一—）

葉笛，本名葉奇民，台灣台南市人。一九三一年九月二十一日生。

台南師範學校畢業以後，曾任教職。早年曾與郭楓創辦《新地文藝》。作品多發表於《野風》、《創世紀》、《笠》等詩刊雜誌。「火和海」一系列詩作，是「八二三」金門炮戰時，在掩蔽坑、塹壕裡完成的作品。

留學日本，先後在日本大東文化大學、東京教育大學、東京大學等攻讀，日本文學博士課程畢業。曾任教東京學藝大學、跡見女子大學。並曾主持東京「中國語言學院」。在日本「台灣學術研究會」理事。笠詩社同仁。返台以後，專事寫作翻譯。

二、葉笛作品

（一）詩集

1. 紫色的歌：嘉義，青年圖書公司，一九五四年九月，三十二開，一二六頁。
2. 火和海：台北，笠詩刊社，一九九〇年三月，新二十五開，一一五頁。

（二）散文集

1. 浮世繪：高雄，春暉出版社，二〇〇三年十一月，二十五開，一九七頁。

（三）評論集

1. 台灣文學巡禮：台南，台南市立文化中心，



- 一九九五年，二十五開，三五三頁。
2. 台灣早期現代詩人論：台南，國家台灣文學館，二〇〇三年十月，二十五開，三二四頁。

〔四〕翻譯

1. 太陽的季節：石原慎太郎著。高雄，大業書店，一九六九年。
2. 原爆詩集。
3. 羅生門：芥川龍之介著。進學書局，一九六九年。桂冠公司，二〇〇一年八月。
4. 地獄門：芥川龍之介著。進學書局，一九六九年。桂冠公司，二〇〇一年八月。
5. 河童：芥川龍之介著。進學書局，一九六九年。桂冠公司，二〇〇一年八月。
6. 中原中也，分銅惇作著，新地文學出版社，一九八七年。
7. 水蔭萍作品集，一九九五年四月，台南市立文化中心。
8. 岡崎郁子《台灣文學——異端的系譜》，合譯，一九九七年，前衛出版社。
9. 北京銘——江文也詩集，二〇〇二年十二月，台北縣文化局。
10. 楊雲萍詩集《山河集》、《新山河集》
11. 吳新榮詩集《南瀛詩集》，一九九七年三月，台南縣文化中心。
12. 共譯有《楊逵全集》、《龍瑛宗全集》，二

- 〇〇一年，中研院文哲所。
13. 《人間隨筆及其他：林攀龍先生百年誕辰紀念集》，二〇〇四年，傳文文化。
14. 中國近現代史。

三、葉笛詩觀

葉笛說：「梵樂希認為「詩」只有在作詩中才有其存在可言。其創造為常隨著不確定性和無秩序，但，通過這些矛盾，才能觸及不可限定的東西。詩人與哲學家的分野在此。而一個詩人沒有這種衝破分析論理和知性主義的外衣的自覺，寫出來的詩是不會有詩的神髓的。冷觀現代詩壇，有這種自覺的，實屬鳳毛麟角。」

——孤岩的存在，收錄《台灣文學巡禮》。

四、葉笛詩作賞析

葉笛是一位詩人、一位散文家，也是一位評論家。由於他精通日文，在翻譯日本近代文學方面，也有一定的成績與貢獻，他是一位現實主義與現代主義交織而成的詩人，他是一位凝視現實，卻也嚮往古典的散文家。做為一位文學評論家，他多半在評論台灣現代詩，尤其是日治時期的台灣現代詩，做為一位翻譯家，他較早翻譯了芥川龍之介、石原慎太郎等的小



說，可以略窺他文藝的傾向與品味。

葉笛的現代詩創作，大約可以分為三大時期：

一、青年時期的詩作：以《紫色的歌》為代表，他在浪漫的抒情、現實的觀照中，抒寫他青春的情懷。

二、中年時期的詩作：以《火和海》為代表，從在軍中遇到八二三砲戰以後，葉笛逐漸成熟，他在砲火的洗禮下，抒寫台灣現實社會，值得重視。

三、壯年時期的詩作：葉笛以生活經驗更深刻、人生體驗更繁複，來面對這個世界，也面對他的詩的世界。

第一首 孤獨

這是深沉的寂寞的夜，

一盞昏黃的燈，

一窗寒冷的月色……

時間在流逝，

在永恆的沉默中流逝……

是夜的來訪者

抑或，風在嘆息？

為什麼門扉有幽微的聲響？

然而，當我渴望的回首，

那剝蝕了的壁上——

只看見自己孑然的陰影，

啊！風在嘆息，風在嘆息……

——一九五四年九月《紫色的歌》

〔解說〕

青年時期是孤獨的，也是寂寞的，在夜的來訪者，風的嘆息中，他看到了自己的孤獨，「只看見自己孑然的陰影」。當一個人寂寞的時候，風的嘆息都清晰可聞。這首詩，表現了一個青春時期孤獨的感受。

第二首 島的聯想

北回歸線上的海島哟，

不論我在那兒，

不論醒著、還是睡著

都聽見你的呼喚，

都感到你愛撫的手，

你是睜睜的陽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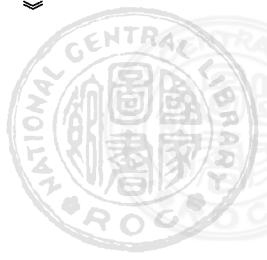
永遠在我心裏微笑！

永遠在我心裏微笑！

——一九九〇年三月《火和海》

〔解說〕

不論是在外島金門，不論是在本島台灣，或不論是在造訪日本列島，《島的聯想》是多樣的，但是，北回歸線上的海島，顯然是指本島台灣。台灣四面環海，是一個島國，不論是走到天涯海角，島嶼是海洋文化的象徵。〈永遠在我心裏微笑〉，重複地呼喚，那是一種呢喃，一種呼聲，不論是醒著、或不論是睡著，



都聽見海島遙遠的呼喚，親切的愛撫。

第三首 俘囚之歌

——致詩人賴和

唉，這真夠不幸，
一誕生就命定要當牛做馬，
至死成為異族的俘囚！

然而——

被蹂躪的島嶼的春天，
被扼殺的島嶼的自由，
一視同仁的紅蘿蔔，
軍靴時遠時近的響聲，
警察大人揚起的鞭子，
公正被姦淫了的牢獄，
卻活生生地教育了你，
只有站著活，
才能成為人，
只有無懼滅亡，
才能新生！

於是 面向太陽，
您永遠歌唱
一個毀滅不了夢，
這夢啊，
今天仍然活著，
在您活過五十年

深深愛過的南國島嶼上！

——二〇〇一年七月《創世紀》二八期

〔解說〕

有贈三首，寫給三位前輩，包括賴和、鍾理和與水蔭萍。生於日據時期，也死於日據時期，賴和是一位日據時期的詩人作家，當然他還是一位頗具人道主義精神的醫生。台灣文學史上稱為〈台灣新文學之父〉。這首詩，表現了他大無畏的精神，走過了日據時期崎嶇坎坷的道路。說賴和永遠歌唱，因為有〈一個毀滅不了夢〉。

第四首 有贈

——給桂春

而立之年
我牽起你的手
我們走進生活炙熱的世界
在夢想當被現實輾碎了的日子裡
你底微笑溫暖了我凍僵的心

在荊棘的坎坷的路上
我跌跌撞撞欲倒時
你柔弱的手是有力的手杖
讓我撐著走到現在
回首來時路
不覺四十年已杳然



如今我們走在黃昏的松林裡
暮靄茫茫 松濤在耳

然而 我們聽得見

前方有「青島」在歌唱

明天還會遇見

在向我們招手的

冬天可愛的太陽！

——二〇〇二年一月十一日於府城《笠》詩刊

〔解說〕

人生也許是這樣相依爲伴，另一半，跟著你走過了半輩子。也許「你柔弱的手是有力的手杖」，這是一種吊詭的矛盾語，看似柔弱卻很有力，看似無力卻很堅強，女性的生命力，往往是在柔弱中顯示堅毅的力量。牽手走過來，還有憧憬，所以說，「我們聽得見／前方有「青島」在歌唱」，而且還有「冬天可愛的太陽！」這是多麼溫暖的寫照，人生便是這樣相依爲命的走過來的吧！

第五首 綠色恐怖

——「白眼詩抄」之一

海島有縱貫山脈

綠綠的樹海

數不清的果園

一隻強悍霸道的老猴子

領導一幫人霸佔了海島

綠色的山脈不再青綠
綿互的樹海失去陽光
無數的果園不再歡笑

老猴子他們吃香喝辣

享盡帝王的一切歡樂

他們把海島變成了監獄

海島的子民們

在漆黑的暗夜裡煎熬

等待東方一縷曙光

日夜傾聽著太平洋的

黑潮呼喚著自由

終於 怒號揚起手臂

撞開緊閉的鐵門

自由衝破了防波堤

自由燃燒了火海

老猴子他們盤踞的

密林裡的宮殿

轟然 一聲

帝王的巨大 倒了下來

宮殿化爲廢墟

這一群眼睛長在頭上

沒有耳朵而饕餮的猢猻

分裂成幾個黨群



依然見人就齜齜咧嘴
搗風吹火

日夜窺視著

要再奪取綠色果園

然而

他們看不見自己的週遭

他們聽不見別人的聲音

牠們的領袖天天

夢想著王冠

爬進靜止生鏽的時間裡

吃著喝著昨日繁華的夢

睡在發霉的記憶裡

不知今世何世

如今一有風吹草動

看到微笑的山脈

聽到樹海的歡呼

看到果園綠亮的果實

就渾身發抖

就鐵青著臉

咬牙切齒地說：

「哎哎哎 看啊

多可怕的——綠色

恐怖！」

〔解說〕

這是一首寓言詩吧！「一隻強悍霸道的老猴子／領導一幫人霸佔了海島」。而且「他們把海島變成了監獄」，老猴子盤踞「密林裡的宮殿」，可以說為所欲為。然而，有一天，「一有風吹草動／看到微笑的山脈／聽到樹海的歡呼／看到果園綠亮的果實／就渾身發抖／就鐵青著臉／咬牙切齒地說『……綠色恐怖！』」從故事的情節，我們發現這是一個多麼慘烈的海島、悲哀的海島！這是一個歷史的反諷。

五、結語：從現實的凝視到現代性的追求

葉笛用現實的凝視來觀照世界，但也用現代性的追求來表現他所展現的詩的世界。青春時期的愛戀，戰火中的生命體驗，以及歷盡滄桑的生活經驗，都塑造了他的詩的生命歷程。「綠色恐怖」是一則反諷，用寓言詩的故事情節，表現了台灣被統治的命運，象徵了台灣人的悲哀，在語言的吊詭的表現中，傾訴台灣未完成的交響樂。



莫渝

以詩雕人，為前輩塑像

——葉笛初論

綱要：

一、前言

二、特點

1. 遭受殖民主迫害的屈辱
2. 時代的心聲與血的見證
3. 詩人對夢與烏托邦的追求

三、結語

一、前言

一九七〇、八〇年代在日本讀書教書的葉笛（葉寄民）先生，一九九三年放棄日本教席職場生活，返回台南老家，定居，仍然在文學的園地裡耕耘，展示亮麗的成績。一九九五年，出版評論集《台灣文學巡禮》和翻譯《水蔭萍作品集》，隔年，榮獲第二屆府城文學特殊貢獻獎。二〇〇一年，擔任國立成功大學駐

校作家。在上世紀末，接受其老友張默邀約，為《創世紀》詩雜誌撰寫「台灣早期詩人略論」專欄，重點為日治時期的詩人，除論述外，「要為每一位詩人寫一首詩，……自《創世紀》第一二六期開始寫到一三六期，一共寫了十一位詩人。」（葉笛，二〇〇三：前二）。這樣的寫作，葉笛再補上一篇，合計論述十二位詩人，成詩十二首，於二〇〇三年出版《台灣早期現代詩人論》乙書。此著作，獲《創世紀》詩社五十週年「榮譽詩獎」（二〇〇四年）及「巫永福文學評論獎」（二〇〇五年）。當然，葉笛的文學寫作並未停歇。其新稿「日本早期詩人略論」與「日本詩派探微」繼續在《創世紀》詩雜誌先後登場，他的台灣詩文研究同樣持續出擊，這種文學志業的精神，令人感佩。

《台灣早期現代詩人論》乙書論評與贈詩



的十二位詩人，依順序為賴和、王白淵、張我軍、陳奇雲、楊雲萍、楊華、吳新榮、水蔭萍、郭水潭、江文也、巫永福、林修二。十二人中，巫永福在戰爭末期加入文學活動，戰後仍持續，晚年更整理全集二十四冊，稱得上台灣百年文學的見證者；江文也以音樂享譽，成名後卻流落北京；陳奇雲、楊華則貧病交迫在一九三〇年代即亡故；其餘幾位的詩活動在戰後幾乎處於半停歇狀態。整體言之，這十二位詩人，都是一九二〇、三〇年代活躍的台籍詩人，置身日治時期，分別以中文或日文書寫。中文書寫有賴和、張我軍、楊華三位；餘者均為日文作者，他們的詩集大都先就有葉笛的中譯版，如《水蔭萍作品集》、《北京銘——江文也詩集》等，或直接閱讀原版日文詩集。因而在其論述中也都先引錄日文原詩再漢譯對照，才評鑑。可以說，橫跨兩種語文的葉笛先生，自是提出不走樣嚴謹論述的最佳人選。

寫論又題詩相贈，葉笛的這兩項合併的作業，似乎前人所無。前人的作法，約略分成幾類：同時期（同輩）詩人彼此相知相惜的酬贈、亡故後的悼念、對古人與外國詩人的心儀感念……等。用文字描寫跟畫家的「畫像」、「自畫像」一樣的作業，必然奠基於心儀的感念，同理心的對應，才能刻劃神髓。

在國外，古希臘有墓誌銘，近代有懷人詩、詩碑、步道詩等。作為文學精華的

「詩」，它們都有存在的意義與價值：簡明扼要地刻劃當事人的輪廓，或繪影當事人的側像。當中，美國詩人馬斯特斯（Edgar Lee Masters, 1869-1950）的詩集《匙河集》（Spoon River Anthology, 1914），頗受注意，被公認「美國文學的里程碑」（林以亮編選，1961:120）。《匙河集》詩集，其實就是匙河鎮的人物誌。匙河是美國中西部伊利諾州的一個小鎮名與河名；馬斯特斯以寫實方式刻劃當地人物，全書二四七首詩，大都冠上人名或添加職業興趣等頭銜。茲引中譯一詩作為參例：

西柏萊夫人

星群的秘密——引力。
地球的秘密——岩石堆層。
土壤的秘密——接納種子。
種子的秘密——胚芽。
男人的秘密——播種者。
女人的秘密——土壤。
我的秘密：深埋在你發現不到的墓塚裡。
（Edgar Lee Masters, 1977:137）

此外，馬斯特斯筆下的人物誌，據考證，大都確有其人（林以亮編選，1961:122-3）。

回看葉笛的十二位詩人十二首詩，放在這



架構上，有特殊意義。

二、特點

這十二位出現一九二〇至三〇年代的台灣詩人，活動場域包括台灣、日本、中國，接受的文學思潮有寫實主義、現實主義、超現實主義、唯美主義……等；詩風有別，表現內容有異。葉笛為他們塑像，在詩句中，隱隱湧現些許共同點。

1. 遭受殖民主迫害的屈辱：

一九二〇至三〇年代的台灣，已經受日本殖民統治二十餘年了，雖然仍保有漢人與原住民的生活習俗，但也逐漸趨向日本化。站在日本殖民民主的立場，台灣與台灣人民自是其宰制與壓迫的階層。

葉笛筆下第一首詩致詩人賴和的〈俘囚之歌〉，起筆就直接吶喊：

唉，這真夠不幸，
一誕生就命定要當牛做馬，
至死成為異族的俘囚！

（葉笛，2003:22）

詩題「俘囚」二字，既是俘虜又是囚犯，被異國統治，就是這樣可憐！除了「俘囚」的屈辱

外，心靈還遭受撕裂，像擔任美術教師的王白淵在日本、中國上海、台灣三地輾轉，「走過兩個不同的時代，卻都免不了遭受黑牢的災厄，以致資志而死」（葉笛，2003:42）。「靈魂被撕裂的詩人」（葉笛，2003:42），葉笛在論文結束這樣說王白淵，在題詩開始稱：

你靈魂被撕裂的詩人喲
緊鎖眉頭
你不再歌唱了嗎？

——〈致王白淵〉（葉笛，2003:43）

對於台灣漢族人民言，從唐山渡海（黑水溝）到台灣移民墾荒當新住民。唐山，一直是心靈的一塊故土，衍生為夢土，曾再三夢迴、再三呼喚。巫永福有名詩〈祖國〉，葉笛筆下的呼應是：

您呼喚祖靈
呼喚了四分之一世紀
您可曾看到夢中的祖靈？

——〈呼喚——致前輩詩人巫永福〉
（葉笛，2003:302）

2. 時代的心聲與血的見證：

這些詩人大都身處兩個時代，或僅是日本



殖民統治時期，或進入戰後台灣國民黨白色恐怖戒嚴期，與中共專政期（如：江文也的命運）。他們身歷其境的感受時代轉變的氣氛與壓力。詩人與史學教授的楊雲萍為此，曾在「詩」與「台灣史」的際聲裡生活，葉笛如是雕塑之：

在不同的政治環境下

徘徊於台語、北京話和日語之間

您跨過充滿荊棘的兩個世紀

——〈Logos和聖經——致詩人楊雲萍先生〉（葉笛，2003:139）

一九四七年的「二二八事件」，吳新榮寫了〈誰能料到三月會做洪水！〉，擔心國土、擔心民族、擔心社會。因而葉笛筆下：

你底詩為時代做了見證

——〈綻開在鹽分地帶的詩之花——致詩人吳新榮〉（葉笛，2003:190）

三月怎麼會做洪水？原來是流血的春天。難怪詩人見證到的是讓他發出驚訝的歎息（吳新榮的詩題用了驚歎號！）。

另外，多篇作品均出現「血」的痕跡。

「血」，是傷心，是詩人錐心之痛而泣的血，如寫陳奇雲：

你把筆尖戳進敵對的心臟
創傷出血的人性、正義和自由

.....

你卻死在自己咯出的鮮血裡——

——〈熱流——致詩人陳奇雲〉（葉笛，2003:103）

莫渝按：「咯出」原文「喀出」，有誤。

寫楊雲萍：

被釘在十字架上的詩人基督淌著血

——〈Logos和聖經——致詩人楊雲萍先生〉（葉笛，2003:140）

寫巫永福：

您泣血的呼喚找不到回音！

——〈呼喚——致前輩詩人巫永福〉（葉笛，2003:303）

3. 詩人對夢與烏托邦的追求：

每個常人都是追夢築夢的高手，夢是理想的另一轉換詞，常人的夢大都「福、祿、壽」，希望在工作、事業、錢財、名譽、愛情、家庭、健康狀況等順利。詩人也會有這些夢想，但他主要的該是詩文學寫作的成果。



於是 面向太陽，
您永遠歌唱

一個毀滅不了夢，
這夢啊，

今天仍然活著，
在您活過五十年

深深愛過的南國島嶼上！

——〈俘囚之歌——致詩人賴和〉
(葉笛，2003:23)

賴和的夢是對「南國島嶼」的關心，即擺脫俘囚命運有自由有春天的島嶼。

你吃著夢活著

在活著的夢裡死去……

——〈荒野裡的小花——致詩人楊華〉
(葉笛，2003:158)

楊華的現實是「煮字療饑」，卻活在貧窮的世界裡築夢。

你在散文的世界裡

堅持尋找詩的夢影

——〈失落的星星——致詩人林修二〉
(葉笛，2003:323)

林修二堅守著詩的興趣，於一九四四年三十一

歲的過世，三十六年後，其日籍夫人整理遺稿出版日文詩集《蒼い星》（蒼白的星星，蒼星集）。葉笛半欣賞半寫實的刻劃這位英年早逝的詩人。對貧病身亡的薄命詩人楊華也說：

卻還在

尋覓自己的烏托邦

——〈荒野裡的小花——致詩人楊華〉
(葉笛，2003:158)

葉笛給吳新榮的詩，沒提到「烏托邦」一詞，但在論述〈鹽分地帶的詩魂——吳新榮〉乙文，另立一節「二、破碎了的烏托邦」（葉笛，2003:182-186）討論時代改變後（戰後的台灣政治社會變局），吳新榮的「夢碎」。吳新榮的烏托邦是理想的政治社會環境的安定，前述幾位詩人的烏托邦較偏重詩文學的夢想。

三、結語

有一種說法，唯詩人能譯詩：翻譯外國詩，或衍譯本國古典詩；是否亦可以這麼說：唯詩人能以詩雕塑詩人。因為跟詩相關的所有事業，都是詩界的家務事，詩人比其他人更關心詩的所有家務事。

美國當代女詩人芭巴拉·赫斯（Barbara Howes）說：「詩的偉大奇妙之一便是：它小



小的篇幅，它所占的短短的時間——僅僅四、五行的一段——卻能擁有如此漫長的生活經驗，卻能擁有實際上需要若干歲月才能結束的故事。」（沈奇選編，1991：7）

詩人兼評論家葉笛用一、兩萬字左右的長篇品評前輩詩人，另用短小篇幅雕塑之。統計這些文字大約如是：賴和（二十二行，一五四字）、王白淵（九行，六十六字）、張我軍（十三行，一一五字）、陳奇雲（十二行，一二〇字）、楊雲萍（十三行，一二二字）、楊華（十四行，九十七字）、吳新榮（十四行，一四五字）、水蔭萍（十八行，一四八字）、郭水潭（十四行，一九三字）、江文也（九行，七十四字）、巫永福（十四行，一五九字）、林修二（十一行，八十字）。這樣的詩寫詩人，從閱讀前輩的詩篇找出「詩眼」，讓

參考書目：

葉笛（2003），《台灣早期現代詩人論》，台南市：國家台灣文學館，二〇〇三年十月十七日初版。

林以亮編選（1961），《美國詩選》，香港：今日世界社，一九六一年九月再版。

Edgar Lee Masters (1977), *Spoon River Anthology*, Collier出版社，一九六二年初版，一九七七年二

十四刷。

沈奇選編（1991），《西方詩論精華》，廣州：花城出版社，一九九一年十一月初版。

詩眼傳達神韻，達到「畫龍點睛」的效果。這些詩裡有當事人的影子，或許也容納了執筆者的投影。

除了郭水潭的寫實詩風，讓葉笛下筆，亦採寫實贊美外，其餘十一位詩人大都承擔著時代的悲劇。葉笛贊美郭水潭，卻獨鍾楊華，特別在《台灣早期現代詩人論》論著的封底重登〈荒野裡的小花——致詩人楊華〉乙詩，不無自己的影子。再印證葉笛本人現實生活的某些狀況，似乎藉給楊華的詩，傳達個人心聲的寫照。或許，寫楊華，其實就是「返景照自身」：「在自己生長的土地上／你蹣跚獨行／煮字療饑／尋覓自己的烏托邦」。

文學是文學人的烏托邦。葉笛尋覓了自己的烏托邦。

——二〇〇六年一月十八日



楊宗翰

化荒地為沃土

——評葉笛《台灣早期現代詩人論》

早年台灣讀者對葉笛的認識，多集中於創作和翻譯兩端。葉笛的創作生涯始於一九四八年，產量不多卻一直保持細水長流。這些成果後來結集為現代詩《紫色的歌》、《火和海》與散文《浮世繪》，其中既呈現出對戰爭及時局的批判，也有作者靜觀人生百態後的體悟。不過與創作部分相較，葉笛在翻譯工作上的成績恐怕更受本地讀者矚目。其翻譯標的多屬詩學與小說領域，六〇至七〇年代間繳出之布勒東《超現實主義宣言》、芥川龍之介《河童》《羅生門》《地獄變》、石原慎太郎《太陽的季節》等作可為代表。其中在《笠》詩刊第七期發表的〈超現實主義宣言〉，以翻譯法國 Surrealism 經典文獻來代替千萬句責難與批評，對彼時少數化虎不成反類犬的詩人來說正是一記當頭棒喝。九〇年代初期葉笛束裝自日返台，譯事版圖更見擴張，扣除與他人合譯之《楊逵全集》與《龍瑛宗全集》，他僅憑一己之力便完成水蔭萍、江文也、楊雲萍和吳新榮四位重要前輩作家詩集的中譯工作，允為晚近

台灣文學界最生猛的一枝健筆。這些成果竟悉數出自一位退休教師之手，真叫年紀小上許多的我輩研究者汗顏。

其實葉笛本來就很有資格讓我輩感到慚愧。一九三一年出生的他，曾接受過六年日語的國民學校教育，赴日攻讀學位及擔任教職的時間更接近三十載，對日本文學的認識遠非多數台灣研究者所能及——這點也提醒了我們，在「詩人葉笛」與「翻譯家葉笛」之外，尚有一個「學者葉笛」的身份久遭忽略。一九九五年台南市立文化中心出版的《台灣文學巡禮》曾讓「學者葉笛」短暫現身，可惜此書內容牽涉太廣，各篇之關連性與系統性稍嫌不足，在面貌模糊的情況下自未引起太多注意。八年後面世的這本《台灣早期現代詩人論》卻十分不同。此書之原始構想，起於《創世紀》總編輯張默的邀約與建議，一方面要撰文介紹日據時期台灣詩人的創作成果，文末還必須為每個詩人寫一首詩。葉笛又應出版單位「台灣文學館」之要求，將日語詩人作品以中、日文並刊



的方式呈現（其中日文詩篇全數皆由他重新翻譯）。不管是純屬巧合還是因緣際會，筆者都認為此書應為最能同時呈現「詩人葉笛」、「翻譯家葉笛」與「學者葉笛」這三重身份的出版品。放眼書肆，像這樣將創作、翻譯、研究三者融於一冊者實不多見。

在本書介紹的十二位台灣詩人裡，中文詩人僅有賴和、張我軍、楊華，主要以日文寫作者則有王白淵、陳奇雲、楊雲萍、吳新榮、水蔭萍、郭水潭、江文也、巫永福及林修二。本書出版後，葉笛還陸續在二〇〇四到〇五年間的《創世紀》上，發表了關於林芳年、吳坤煌、王登山的評論，三位也都屬於以日文從事創作的詩人。中／日文詩人在數量及比重上之差距，其實頗為接近歷史「實況」，也提醒讀者勿再墜入奉中文寫作為「正統」的陷阱。在戰後台灣文學場域裡，中文創作無疑遠較日文創作具備優勢與資本，這也連帶影響了眾人對後者的接受度，遑論如何再去親近更「遙遠」、「陌生」的戰前日文書寫？語言隔閡加上欠缺適當翻譯輔助，連文學史研究者都經常忽略這批戰前日文書寫的存在，彷彿此階段之文學創作質量貧乏，沒有多費筆墨之必要（此點於中國大陸學界尤其嚴重。試問在研究台灣文學史的大陸學者中，有幾位真懂日文？大多只能間接引用或傳抄作者生平軼事而已）。加上小說一向比詩更能吸引研究者注意，故除了

少數「跨越語言的一代」外，確實還有多位以日文創作的詩人長期被迫沈默。葉笛此書之貢獻，正在能化荒地為沃土（其實地本不荒，純屬觀者眼力不足），讓更多人重新認識這批台灣「早期」日文詩家之寫作成果。其中以〈陳奇雲是誰？〉、〈水蔭萍的 esprit nouveau 和軍靴〉、〈用音樂語言寫詩的江文也〉最具代表性，葉笛亦是最早探索（與中譯）陳奇雲、水蔭萍、江文也之詩學和詩作成績的評論者。除了能論人所未論，他撰文時還多採比較文學視角切入，譬如將台灣新文學萌芽期的新詩與日本明治十五年（一八八二）詩革命誕生的《新體詩抄》並比；又譬如將台灣「風車」同仁的文學觀與昭和三年（一九二八）《詩與詩論》上的新詩精神運動聯繫起來。此兩點嚴格說來都不是葉笛的創見，但這樣的研究方向確實為後繼者提供了無窮啓示。

本書罕見地將創作、翻譯、研究三者融為一體，卻也不是完全沒有問題——詩人的熱情歌詠、翻譯家的精準正確、學者的裁判評斷畢竟不易整合。有趣的是，《台灣早期現代詩人論》雖有一「論」字，但全書還是介紹遠多過評析，重心甚至不在裁判良窳、區別優劣。與其說這是一部檢討早期現代詩人寫作成果的著作，毋寧視之為「詩人閱讀詩人」的典範：沒有太多學術腐詞套語，段落間盡是詩心與詩魂碰撞後留下的痕跡。

